



承諾不過是甜品

寶咏琴女士在電視訪問中說：“我不再相信承諾了，比方大家說過如果將來我們賺到一層樓和一百萬，我們就怎樣怎樣……但是，什麼都會變的，太多事情會改變，不如不要再有承諾。”

過來人有切膚之痛，可以理解。只是，每一個矢誓不再相信承諾的人，再投入戀愛時，也會忘了以前的痛苦，再要求承諾。

相信承諾並沒有錯，錯只錯在以爲承諾是正餐。

愛情里的承諾不過是甜品、下午茶、零食、消夜。沒有了這些，生活便顯得單調。

譬如甜品，明知無益，我們還是想吃。看到這一天陽光普照，明知要工作，我們還是會溜出去享受一頓美好的下午茶。明知許多事情都會改變，我們依然相信他許下的、像甜品一樣誘人的承諾。

我們想要承諾，不過因爲貪婪。

一個只吃正餐、不吃甜品、不吃零食、不肯浪費時間享受一頓下午茶的人，必然是一個乏味的情人。然而，把甜品當飯吃，早晚會變成痴肥。把零食當正餐，會營養不良。

愛情里的海誓山盟不過是正餐以外的小吃，我們覺得失望，因爲我們被愛時以爲這些山盟海誓不過是正餐，受傷害時以爲它是毒藥，卻從來未察覺，承諾，不過是甜品。

你早就應該知道，它不過是點綴。

我每天在西四倒 101 路公共汽車回甘家口，直對 101 站牌有一戶人家，一間屋，一個老人。天天見面，很熟了。有時車老不來，老人就搬出一個馬扎兒來：“車還得等會子，坐會兒。”

屋里陳設非常簡單（除了大冬天，他的門總是開着），一張小方桌、一個方枕凳、三個馬扎兒、一張床，一目瞭然。

老人七十八歲了，看起來頂多七十歲，氣色很好。他經常戴一副老式圓鏡片的淺茶品的養目鏡——這副眼鏡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錢的東西。他眼睛很大，沒有一點混濁，眼角有深深的魚尾紋，跟人說話時總帶着一點笑意，眼神如一個天真的孩子。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鬍子，花白了。他的人中很長，唇脰不短，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軟的下唇——相書上說人中長者多長壽，信然。他的頭髮也花白了，向後梳得很整齊。他常年穿一套很寬大的藍制服，天涼時套一件黑色粗毛線 的很長的背心，圓口布鞋，草綠色線襪。

從攀談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。他原來在一個中學當工友，早就退休了。他有家，有老伴。兒子在石景山鋼鐵廠當車間主任，孫子已經上初中了，老伴跟兒子住。他不願跟他們一起過，說是“亂”，他願意一個人。他的女兒出嫁了，外孫也大了。兒子有時進城辦事，來看看他，給他帶兩包點心，說會子話。兒媳婦、女兒隔幾個月給他拆洗拆洗被褥。平常，他和親屬很少來往。

他的生活非常簡單。早起掃掃地，掃他那間小屋，掃門前的人行道。一天三頓飯，早點是干饅頭就鹹菜喝白開水，中午，晚上吃麵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如此。他不上糧店買切麵，自己做。抻條，或是撥魚兒。他的撥魚兒真是一絕。小鍋里坐上水，用一根削細了的筷子把稀面順着碗口“趕”進鍋里。他撥的魚兒不斷，一碗撥魚兒是一根，而且粗細如一。我爲看他撥魚兒，寧可誤一趟車。我跟他說：“你這撥魚兒真是個手藝！”他說：“沒什麼，早一點把面和上，多攪攪。”我學着他的法子回家撥魚兒，結果成了一鍋麵糊糊疙瘩湯。他吃的面總是一個味兒！澆炸醬，黃醬，很少一點肉末。黃瓜絲、小蘿蔔，一概不要，白菜下來時，切幾絲白菜，這就是“菜碼兒”。他飯量不小，一頓半斤面。吃完面，喝一碗湯（他不大喝水），刷刷碗，坐在門前的馬扎兒上，抱着膝蓋看街。

我有時買點新鮮菜蔬，青蛤、海蠣子、鱈魚、冬筍、木耳菜，他總要過來看看：“這是什麼？”我告訴他他是什麼，他搖搖頭：“沒吃過，南方人會吃。”他是不會想到吃這樣的東西的。

他不種花，不養鳥，也很少遛彎兒。他的活動範圍很小，除了上糧店買面，上副食店買醬，很少出門。

他一生經歷了很多大事。敵偽時期，解放軍進城，開國大典，三年自然災害，文化大革命，“四人幫”垮台……

然而這些都與他無關，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。他每天還是吃炸醬麵——只要糧店還有白麵賣，且糧價長期穩定——坐在門口馬扎兒上看街。

他平平靜靜，沒有大喜大憂，沒有煩惱，無慾望亦無追求，天然恬淡，每天只是吃抻條面、撥魚兒，抱膝閑看，帶着笑意，用孩子一樣天真的眼睛。

這是一個活莊子。（摘自《汪曾祺散文全集》）

鬧市閑民



唯愛爲大

我有個朋友，在一家大醫院里做藥劑師，每天都要站着工作。因爲醫院太大，病人太多，配藥的部門非常忙碌，他每天累得筋疲力盡，二十多年做下來，心里生出一個念頭：“這些病人爲什麼還不死呢？爲什麼還在吃藥呢？”他內心煩躁，鬱鬱不樂，終於患了高血壓。我勸他愛那些前來取藥的人，他不以爲然，問我：“愛他們，我能得到什麼？”可是恨他們，又能得到什麼？“愛”得不到的，“恨”更得不到啊。

有大愛，有小愛，最大的愛是愛仇敵。人若是能愛仇敵，他就能愛一切人。

我想起故鄉流傳的一個故事。據說有個摸骨看相的行家，偶然看見一個小孩子，就對孩子的母親說：“你的兒子生了一身大富大貴的骨頭，將來會操生殺大權。”這個做母親的十分興奮，她在廚房里一面切菜，一面自言自語，用刀剝着切菜板，數半生恩怨，將來兒子操生殺大權的時候，定要張三李四人頭落地。她每天都在切菜的時候“行刑”，一個月工夫，差不多把親鄰“殺”光了。

依民間習俗，廚房里有位電神，電神“上天言好事，下地降吉祥”，是老天爺派駐的耳目。這個母親用菜刀剝着砧板所發的宏誓大願，連老天爺都知道了。老天爺說：“這怎麼行，她的兒子憑什麼操生殺大權？”左右回奏，因爲孩子生了一身大富大貴的骨頭。老天爺說：“那就給孩子換骨頭。”

於是孩子忽然生病，高燒不退，神志昏迷，由天上派下來的外科醫生執行換骨手術，把孩子全身的骨骼都換掉了。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名醫，藥到病除。

老天爲什麼要他做醫生？正是爲了教他愛仇敵。醫生總是想把病人治好，即使他厭惡的人、憎恨的人、猜忌的人，他仍然要盡心治療，看見病人恢復健康，他會很欣慰、很快樂。

有一個作家，他堅決反對愛仇敵。他很有錢的人，恨上流社會。他想了一個報復的辦法：寫色情小說。他以上流社會爲背景，寫上流社會人們的性生活，寫他們頹廢淫亂，尤其着意引誘他們未成年的子女墮落。他是個很好的作家，文章寫得相當出色。他的書一本一本出版，一本一本暢銷。他面對上流社會宣稱，我要往你們的臉上抹灰，鏟斷你們的根苗。可是結果怎麼樣？上流社會的孩子學壞了沒有我不知道，他自己的孩子倒學壞了，因爲他的每一本書上市以後，他未成年的子女都是忠實的讀者，他本人也淪爲一個不受尊敬的三流作家。你看，不愛仇敵就不能愛朋友，不能愛親人，甚至不能愛自己。

30分鐘的相見



那天，我坐機場大巴趕往首都機場。到第二站友誼賓館時，車停，身邊落座一位老婦，懷抱的大紙袋碰了我的胳膊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我欠欠身體，騰了些地方。老人擦擦額上的汗，用的是手絹。

“這個手絹，我小時候也有。”我說。

老人一笑，儘管眼角多皺紋，卻仍是乾淨利落，衣領整齊筆挺。

“您去哪里？自己坐飛機嗎？”

“不是，去看女兒。女兒從日本去香港，在北京轉機，能停半個小時。我給她送兩本德文字典。”原來是字典，怪不得袋子角這樣堅硬。但是，不對啊，這國籍關係怎麼這麼混亂？

“女兒在德國留學，後來嫁了個德國人。這次是先去日本開會再去香港出差，說上次回來忘記帶字典了。”老母親緊了緊紙袋的繩子，抱着袋子的手上有片片老年斑。哦，和我的媽媽一樣，只要是孩子的一點需求，都積極得好似上了發條。

“孩子多大了？”

“35 歲了。”

“從讀書就不在家里嗎？”

“是啊，孩子忙學習、忙工作，我們都支持。中間也回來住過，和她丈夫一起。後來又回德國去了，女婿受不了咱這里的空氣，得了鼻炎。”

“您捨得讓孩子走啊？”

“不捨得，可也沒辦法。”她擺擺頭髮，“她從上學就離開家了，習慣了。我和老伴兒以前還去德國看孩子，這幾年不行了，折騰一次緩不過來……不過，她每次來北京出差或者轉機，我都能見上。”

“每次轉機都去見嗎？”

“每次啊，早點出門，不讓孩子等。”

一路上還聊了許多，都是圍繞老人的女兒：小時候如何調皮，長大瞭如何優秀，德國的大房子和湛藍的天空，每次去機場的雀躍。

可是，我一點兒也不高興，爲這個普通的中國母親，68 歲的年紀，還抱着那麼重的字典奔波着，只爲 30 分鐘的相見。

大巴到了機場，我抱着袋子送老人去了國際出口。那架從日本來的航班晚點了，老人說：“我等孩子，比孩子等我好。”她把隨身帶着當早餐的餅乾硬塞給我：“姑娘，快走吧，別誤了飛機，謝謝你。”

我常常會想起這位母親，以及這 30 分鐘的相見。（作者 彭波）

有句話說得好：你是誰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和誰在一起！李嘉誠的司機給李嘉誠開車開了 30 多年，準備離職離去。李嘉誠看他就業干了這麼多年，爲了能讓他安度晚年，拿了 200 萬支票給他。司機說不用了，一兩千萬還是拿的出來的，李嘉誠很詫異，問：你每個月只有 5-6 千收入，怎麼能存下這麼多！司機回答說：“我在開車時候您電話的時候說買哪個地方的地皮，我也會去買一點，您說要買哪支股票的時候，我也會去買買一點股票，到現在有一兩千萬的資產！”跟着百萬賺十萬，跟着千萬賺百萬。一根稻草不值錢，綁在白菜上，就是白菜的價錢，綁在大閘蟹上就是大閘蟹的價格。跟着蒼蠅近廁所，跟着蜂蜜找花朵，跟積極起，你就是積極的，跟着消極的在一起，你就會出口成臟。朋友，看看你所在的環境，需要改變沒有呢？現在，你和誰在一起的確很重要，甚至能改變你的成長軌迹，決定你的人生成敗。和什麼樣人在一起，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。和勤奮的人在一起，你不會懶極；和高人爲伍，你能登上巔峰。

科學家研究認爲：“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動物。”積極的暗示，會對人的情緒和產生良好的影響，激發人的內在潛能，發揮人的超常水平，使人進取，催人奮進。遠離消極的人吧！否則，他們會在不知不覺中偷走你的夢想，使你漸漸頹廢，變得平庸。積極的人像太陽，照到哪里哪里亮；消極的人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樣。態度決定一切。有什麼態度，就有什麼樣的未來，性格決定命運。有怎樣的性格就有怎樣的人生。有人說，人生有三大幸運：上學時遇到一位好老師；工作時遇到一位好師傅；成家時遇到一個好伴侶。



3 年前的一天，奧克蘭市陽光燦爛，我和妻子帶着兩個孩子去當地溫泉浴場游泳。我正在買票，一個小伙子跑了進來，上氣不接下氣。“有個 4 歲的孩子，”他驚慌失措地說，“他溺水了，要死了！快叫救護車！”

我轉過身朝泳池跑了過去，那里圍了一群人，家長們把嚇壞的孩子都領到了一旁。慌亂的人群中央躺着一個癱軟的小男孩，沒有生機。他的爸爸跪在他 的頭前，發瘋般地喊着他的名字，旁邊站着個年輕的救生員。孩子的媽媽急得坐立不安，她的朋友安慰着她。孩子的嘴唇和手腳開始呈現青紫色，人們無奈地看着。我不是醫生，但懂得一些救護知識。

“應該檢查一下氣管是否乾淨，孩子剛纔幹什麼了？”我喊道。人群里有人說了句：“他剛纔在吃香腸。”

我掰開孩子的嘴，看到他的嗓子里還露着香腸頭。我伸進手指，把它拔了出來。

“你們剛纔怎麼救的他？”我問。

“我們給他做了心肺復甦和人工呼吸……”我知道，他們那樣做只能讓更多的食物涌進孩子的氣管，現在等救護車已經來不及了。

“現在必須清理孩子的呼吸道，你會不會用膈下腹部衝擊法？”救生員沒說話就把孩子背向抱到胸前，雙手連續敲擊了幾下他的上腹部。他把孩子放在了地上，我再次檢查了一下他的口腔。隨着我從

用在一時

他的嘴里又掏出了一截香腸，孩子的身子輕輕抽搐了一下。看到孩子的身體有了些反應，我緩了口氣，但是孩子的身體仍然在變紫，沒有生命體徵。

救生員又往孩子的嘴里深深吹了口氣，但是他的小胸膛還是沒有鼓起來，現在男孩的身子已經變成深青色，我看到他的媽媽坐在地上失控地大哭起來。

“心肺復甦術做了嗎？”我問。

“是的，我們試了幾次，”救生員回答，“但是我不能再做了。”

“現在你再做這個才真能救他的命。”我說。

救生員看起來很疲憊，但還是開始又做了一次心肺復甦。這次，男孩的肺鼓了起來，真不容易！救生員反復給孩子做胸部按壓和人工呼吸，沒有停下來，我測試着孩子的脈搏，觀察着他的生命體徵。就這樣，仿佛過了漫長的一個世紀，小男孩深深地吸了口氣，我在他的脖子上摸到了脈搏。

“停止！”我喊道。孩子的媽媽和爸爸盯着我，他們肯定是認爲我們停止了努力，要宣佈他們的孩子已經死亡。“他現在有了一點兒呼吸。”我解釋說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孩子的眼睛睜開了，他的喉嚨動了動，下巴還很緊。最後一截香腸帶着一些血絲被掏了出來，孩子還吐了幾口液體，然後是粗重的一下喘息。

“我想回家。”孩子聲音微弱地說，接着哭了起來。我們盼望了這麼久，終於聽到了這句話。

我曾經受過 10 年的救生訓練，只有這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場，但一次就值了。

（〔新西蘭〕彼得·托馬斯 譯/孫開元）

